韓非子集解

序

韓非處弱韓危極之時以宗屬疏遠不得進用目擊游說縱橫之徒顚倒人主以取利而奸猾賊民恣爲暴亂莫可救止因痛嫉夫操國柄者不能伸其自有之權力斬割禁斷肅朝野而謀治安其身與國爲體又燭弊深切無慾見之行事爲書以著明之故其情迫其言覈不與戰國文學諸子等迄今覽其遺文推迹當日國勢苟不先以非之言殆亦無可爲治者仁惠者臨民之要道然非以待奸暴也孟子導時王以仁義而惡言利今非之言曰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以困姦衺而皆曰仁義惠愛世主亦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葢世主所美非孟子所謂仁義說士所言非仁義卽利耳至勸人主用威唯非宗屬

乃敢言之非論說固有偏激然其云明法嚴刑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强不陵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此則重典之用而張弛之宜與孟子所稱及閒暇明政刑用意豈異也旣不能行之於韓而秦法闇與之同遂以鉏羣雄有天下而董子迺曰秦行韓非之說攷非奉使時秦政立勢成非往卽見殺何謂行其說哉書都二十卷舊注罕所揮發從弟先愼爲之集解訂補闕譌推究義蘊然後是書釐然可誦主道以下葢非平日所爲書初見秦諸篇則後來附入者非勸秦不舉韓爲宗社圖存晝至無俚君子於此尤悲其志焉光緒二十二年冬十二月葵園老人王先謙序

弁言

韓非子舊有尹知章注見唐書藝文志不載卷數蓋其亡久矣元何犿稱舊有李瓚注李瓚無考宋乾道本不題姓名未知孰是太平御覽事類賦初學記注所引注文與乾道注本合則其人當在宋前顧其注不全備且有舛誤近儒多所匡益因旁采諸說間附己見爲韓非子集解一書其文以宋乾道本爲主間有譌脫據它本訂正焉光緒二十一年孟冬月長沙王先慎

攷證

漢書藝文志法家韓子五十五篇名非韓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

隋書經籍志子部法家韓子二十卷目一卷韓非撰

舊唐書經籍志丙部子錄法家韓子二十卷韓非撰

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法家韓子二十卷韓非尹知章注韓子卷亡
宋史藝文志子類法家類韓子二十卷韓非撰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子類法家類韓非子二十卷　右韓非撰
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作孤憤五蠹說林說難十
餘萬言秦王見其書歎曰得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急攻韓得
非後用李斯之毀下吏使自殺書凡五十五篇其極刻覈無誠
悃謂夫婦父子舉不足相信而有解老喻老篇故太史公以爲
大要皆原於道德之意夫老子之言高矣世皆怪其流裔何至
於是殊不知老子之書有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
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及欲上人者必
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之言乃詐也此所以一

傳而爲非歟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法家類韓子二十卷　韓諸公子韓非撰漢志五十五篇今同所謂孤憤說難之屬皆在焉

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韓子五十五篇　史記韓非傳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注新序曰申子書號曰術商鞅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東萊呂氏曰太史公謂非喜刑名法術之學則兼治之也索隱按韓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亦崇黃老之學也今本二十卷五十六篇（辨見後）　沙隨程氏曰非書有存韓篇故李斯言非終爲韓不爲秦也後人誤以范雎書廁于其書之閒乃有舉韓之論通鑑謂非欲覆宗國則非也

困學紀聞十　韓子曰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以商鞅之法爲殷法又託於仲尼法家侮聖言至此　又吏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不治民內儲說右下　斯言不可以韓非廢

國朝四庫全書總目子部法家類韓子二十卷內府藏本　周韓非撰漢書藝文志載韓子五十五篇張守節史記正義引阮孝緒七錄載韓子二十卷篇數卷數皆與今本相符惟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作五十六篇殆傳寫字誤也其注不知何人作考元至元三年何犿本稱舊有李瓚注鄙陋無取盡爲削去云云則注者當爲李瓚然瓚爲何代人犿未之言王應麟玉海已稱韓子注不知誰作諸書亦別無李瓚注韓子之文不知犿何所據

也汴本僅五十三篇其序稱內佚姦劫一篇說林下六微內似煩以下數章明萬歷十年趙用賢購得宋槧與汴本相校始知舊本六微篇之末尚有二十八條不止汴所云數章說林下篇之首尚有伯樂敎二人相踶馬等十六章諸本佚脫其文以說林上篇田伯鼎好士章逕接此篇蟲有蚘章和氏篇之末自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爲玉之害也以下脫三百九十六字姦劫篇之首自我以清廉事上以上脫四百六十字其脫葉適在兩篇之間故其次篇標題與文俱佚傳寫者各誤以下篇之半連於上篇遂求其下篇而不得其實未嘗全佚也今世所傳又有明周孔教所刊大字本極爲精楷其序不著年月未知在用賢本前後考孔教舉進士在用賢後十年疑所見亦宋槧本故其文

均與用賢本同無所佚闕今卽據以繕錄而校以用賢之本考史記非本傳稱非見韓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說林說難十餘萬言又云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其孤憤五蠹之書則非之著書當在未入秦前史記自敘所謂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者乃史家駁文不足爲據今書冠以初見秦次以存韓皆入秦後事雖似與史記自序相符然傳稱韓王遣非使秦秦王說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之藥使自殺計其間未必有暇著書且存韓一篇終以李斯駁非之議及斯上韓王書其事與文皆爲未畢疑非所著書本各自爲篇非歿之後其徒收拾編次以成一帙故在韓在秦之作均

爲收錄併其私記未完之稾亦收入書中名爲非撰實非非所手定也以其本出於非故仍題非名以著於錄焉

四庫全書子部法家類存目韓子迂評二十卷內府藏本舊本題明門無子評前列元何犿校上原序署至元三年秋七月庚午結銜題奎章閣侍書學士考元世祖順帝俱以至元紀年而三年七月以紀志干支排比之皆無庚午日疑子字之誤奎章閣學士院設於文宗天歷二年止有大學士尋陞爲學士院始有侍書學士則犿進是書在後至元時矣觀其序中稱今天下所急者法度之廢所少者韓子之臣正順帝時事勢也門無子自序稱坊本至不可句讀最後得何犿本字字而讐之皆不失其舊乃句爲之讀字爲之品間取何氏注而折衷之以授之梓人

云云蓋趙用賢翻刻宋本在萬歷十年此本刻於萬歷六年故
未見完帙仍用何氏之本然犿序稱李瓚注鄙陋無取盡爲削
去而此本仍間存瓚注已非何本之舊且門無子序又稱取何
注折衷之則併犿所加旁注亦有增損非盡其原文蓋明人好
竄改古書以就己意動輒失其本來萬歷以後刻版皆然是書
亦其一也門無子不知爲誰陳深序稱門無子俞姓吳郡人篤
行君子然新舊志乘皆不載其姓名所綴評語大抵皆學究八
比之門徑又出犿注之下所見如是宜其敢亂舊文矣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韓子二十卷　周韓非撰凡五十五篇舊
本多所佚脫明趙用賢始得宋槧校補又周孔敎家大字刻本
與趙本亦同今用以互校視他刻本爲完善其注不知何人作

元何犿稱爲李瓚未知何據也

孫氏祠堂書目諸子法家韓非子二十卷一明趙用賢刊本一明吳勉學刊本一明葛鼎刊本一明十行本缺二卷一依宋刻校本

盧文弨羣書拾補韓非子　是書有明馮舒已蒼據宋本道藏本以校張鼎文本外又有明淩瀛初本黃策大字本今幷以校明神廟十年趙用賢二十卷全本而以是者大書其異同作小字注於下此書注乃元人何犿刪舊李瓚注而爲之者亦甚略且鄙謬者亦未刊去明孫月峯評點本幷無注茲不取在所校本中

吳山尊重刻韓非子序　翰林前輩夏邑李書年先生好藏古書精槧而宋乾道刻本韓非子尤其善者嘉慶辛未先生方爲

吾省布政使察賑鳳穎廣吕後進禮謁於塗次求借是書先生
辭吕在里中又六年丙子六月余在揚州先生督漕淮上專使
送是冊來廼屬好手影鈔一本吕原本還先生明年丁丑五月
攜至江甯孫淵如前輩慫恿付梓又明年戊寅五月刻成而淵
如已歸道山可痛也是本爲明趙文毅刻本所自出卻有吕他
本改易處元和顧君千里實爲余校刊千里十四年前已見此
冊抉摘標舉具道此槧之所吕善宋槧誠至寶得千里而益顯
矣千里別有識誤三卷出吕贈余坿刻書後仍歸之千里昔廣
爲朱文正師恭跋

御製文及代擬　進御文屢邀

兩朝褒賞文正曾吕　奏聞

今上退謂其子錫經必已稾還甫聽入私集且與甫書曰一不可掠人之美一不欲亂我之眞也甫老且病然尚思假年居業已期有已自立不敢鶡拔隼翼鹿蒙虎皮也是年月陽在已已朏舊史氏吳甫序

顧千里韓非子識誤序　予之爲韓子識誤也歲在乙丑客於揚州太守陽城張古餘先生許宋槧本太守所借也與予向所得述古堂影鈔正同第十四卷失第二葉以影鈔者補之前人多稱道藏本其實差有長於趙用賢刻本者耳固遠不如宋槧也宋槧首題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亦頗有誤通而論之宋槧之誤由乎未嘗校改故誤之迹往往可尋也而趙刻之誤則由乎凡遇其不解者必校改之於是而并宋槧之所不誤

者方且因此以至於誤其宋槧之所誤又僅苟且遷就仍歸於誤而徒使可尋之迹泯焉豈不惜哉予讎勘數過推求彌年旣窺得失乃條列而識之不可解者未敢妄說庚午在里中友人王子渭爲之寫錄間有所論厥後攜諸行篋隨加增定甲戌以來再客揚州值全椒吳山尊學士知宋槧之善重刊以行復舉識誤附於末竊惟智苶學短留何足云庶後有能讀此書者將尋其迹輒以不敏爲之先道也嘉慶廿一年歲在丙子秋八月

元和顧廣圻序

先愼按藏本有南北之分故顧氏與盧氏所校多不合

孫詒讓札迻卷七　韓非子某氏注　吳鼒景宋乾道刻本顧廣圻識誤校　日本蒲阪圓增讀韓非子校　盧文弨羣書拾補校　王念孫讀書雜志餘編校　俞樾諸子平議校

佚文

先愼案史志載韓子五十五篇與今本合似無殘脫而其佚文不下百餘條今推究其義凡可補者悉注本文之下其不能坿麗者都爲一類俾後之讀者有可考焉

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置賞而不望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羣書治要卷四十引）

解狐與邢伯柳爲怨趙簡主問於解狐曰孰可爲上黨守對曰邢伯柳可簡主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之舉賢也不避仇讎（以上又見藝文類聚卷二十二邢並作荆）其廢不肖也不阿親近簡主曰善遂

以爲守邢伯柳聞之乃見解狐謝解狐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往矣怨子如異日 羣書治要卷四十引

師曠鼓琴有玄鶴銜明月珠在庭中舞 以上又見初學記卷十六注引 失珠曠掩口而笑 北堂書鈔卷一百九引

孫叔敖冬日黑裘夏日葛衣 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九引

孫叔敖相楚糲飯菜羹 以上又見初學記卷二十六注引相楚作爲令尹 枯魚之膳 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三引

昔齊桓公入山問父老此爲何谷荅曰臣舊畜牛生犢以子買駒少年謂牛不生駒遂持而去傍鄰謂臣愚遂名愚公谷 藝文類聚卷九引事又見劉向說苑

勢者君之馬也威者君之輪也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從

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爲國有失於此覆輿奔馬折策敗輪矣輿覆馬奔策折輪敗載者安得不危藝文類聚卷五十二引

聖人立法賞足以勸善威足以勝暴備足以必完藝文類聚卷五十四引

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引

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熙戲也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樹號矣由基楚共王之臣養叔也調調張也矯直也擁抱也　案此見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引事類賦卷十三注引同熙字作嬉戲二字無始字

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怨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生死之分則壽矣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九引

木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鑠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九引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而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行不德而武王滅之王恃險而不修德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九引

與人成與則願人富貴也非與人仁不富不貴則與不集也太平御覽卷四百七十二引

加脂粉則膜母進御蒙不潔則西施棄野學之爲脂粉亦厚矣太平御覽卷六百七引

勢者君之輿也威者君之策也臣者君之馬也民者君之輪也

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良人和則輪利而爲國皆失此有覆輿走馬折策敗輪矣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十引與藝文類聚引文不合

爲人君者猶壺也民亦水也壺方水方壺圓水圓外儲說壺作盂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十引

孫叔敖相楚衣羖羊裘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四引

公儀休相魯其妻織布休曰汝豈與世人爭利哉遂燔其機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引

舜耕於歷山農者讓畔漁於河濱漁者讓澤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十四又八百二十二引歷山農侵畔舜往耕其年讓畔

物有所宜才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意林卷一引

愛人不得獨利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得獨害待非而後害之

意林卷一引

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意林卷一引

韓非子卷首終

韓非子序。先愼曰此全鈔史記列傳不得爲序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先愼曰史記作而其歸本於黃老其爲人吃口。先愼曰史記作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先愼曰史記有而字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李斯自以爲不如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先愼曰史記干作諫索隱韓王安也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病治國不務。先愼曰史記不務下有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十九字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先愼曰史記二句互易上有今者二字廉直不容於邪枉臣。先愼曰史記臣上有之字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先愼曰史記有說林二字說難五十五篇十餘萬言。先愼曰史記無五十五篇四字按初見秦存韓二篇係後人彙集

飾令一篇全載商君書姦劫弑臣厲憐王國策以爲荀子書韓詩外傳同以五十五篇爲非自作誤史記此下全載說難篇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先慎曰史記有也字秦因急攻韓韓始不用。先慎曰史記下韓字下有王字用下有非字及急乃遣韓非使秦。先慎曰史記無韓字秦王悅之未任用。先慎曰史記任作信李斯害之。先慎曰史記李斯下有姚賈二字秦王曰。先慎曰史記秦王作毀之曰下有韓字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幷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情也。先慎曰史記人下有之字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過法誅之。先慎曰史記如下有以字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令早自殺。先慎曰史記遺下有非字令作使無早字韓非欲自陳不見。先慎曰史記見上有得字秦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八郎印

韓非子目錄

韓非子集解卷第一　　長沙王先愼

初見秦第一

。顧廣圻曰戰國策作張儀說高誘注秦惠王也吳師道補注云張儀說當作韓非非以韓王安五年使秦始皇十三年也今案吳依此是也先愼曰史記秦本紀六國表並以韓非使秦在始皇十四年韓世家屬之王安五年案秦攻韓紀表未書始皇十三年用兵於趙十四年定平陽武城宜安而後從事於韓則非之使秦當在韓王安六年紀表爲是吳師道以非爲韓王安五年使秦秦據世家言之不知作五年者史駁文也又案趙本篇目頂格下同不復出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先愼曰秦策言下並有爲字爲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盧文弨曰言而不當策作言不審雖然臣願悉言所

聞唯大王裁其罪。先慎曰爾雅裁度也罪卽指上言而不當亦當死而言國策高誘注訓裁爲制失其義

臣聞天下陰燕陽魏燕北故曰陰魏南故曰陽。先慎曰高注陰小陽大案舊注是高注非也此不過舉關東地形而言燕在陰魏在陽耳周禮柞氏疏引爾雅山南曰陽山北曰陰陰陽隨山水所指無庸取大小爲說連荆固齊收韓而成從。盧文弨曰策作收餘韓成從將西面以與秦強爲難。盧文弨曰策無強字此例當作強秦先慎曰盧說非強音其兩切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知三三亡者得天下。盧文弨曰天下得亡之形也舊注謬甚宋本三三亡作二亡注同吳師道國策補注亦云韓子作二顧廣圻曰策作三末多以逆攻順者亡一句或此脫張文虎曰三亡郎下所云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紟綝籤三端也天下二字承上臣聞天下來謂天下之攻秦者犯此三亡也先慎曰吳據誤本引作二盧說宋本郎指吳所引而言乾道本作三張榜本趙本並同不當作二顧張說是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先慎曰乾道本無以逆攻順者亡句張榜本有與策合是也上言三亡此不當少一句御覽三百十八引有以逆攻順者亡六字是宋人所見本不脫今據補今天下之

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先慎曰：策作「張軍數千百萬」。姚本云：曾作「張軍聲」。案：有「聲」字者是也，此奪「十」字，當從策作「千」。虛張其軍，號稱數千百萬耳。下云「秦師數十百萬」，則天下之士民應不止此，況自張其聲乎？「十」字涉下而誤。其頓首戴羽為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盧文弨曰：策無此下二十字。「頓」，國策補注引作「頡」。說文：頡，直項也。「頓」字無理。孫詒讓曰：「頓首」疑作「頓足」，下文「頓足徒裼，犯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正與此文相應，是其證。王先謙曰：文選羽獵賦「賁育之倫，蒙盾負羽」，後漢賈復傳「被羽先登」，謂繫鳥羽為標識也。「戴」與「負」、「被」，其義一耳。「千」當為「干」，干形近致誤。干，犯也。「不至干人，皆以言死」，謂未至犯敵人時，皆言必死。先慎曰：「頓首」當依策注作「頡首」，猶言抗首也。「頓足」亦通，然與「戴羽」文義不貫。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卻走不能死也。先慎曰：也與者同義，說見王氏經傳釋詞。策無「也」字及下「非」字、「有罪」字，是。合「也非」二字而誤，當依此訂正。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先慎曰：「不能故」，策作「不能殺」。案：「殺」乃「故」字形近而誤。士民之不死，其故由上之不能賞罰無信，正「不能」之實也。若作「殺」，則文氣不屬。今秦出號令而行

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俞樾曰事者治也高注呂氏春秋淮南內篇屢見詩卷耳毛傳采采事采之
也正義引鄭志荅張逸云事謂事事一一用意之事蓋事訓治
故一一用意謂之事也此言有功無功相事正一一用意之義
謂分別其有功無功不混淆也秦策作不攻耳無相攻事也與
上下文義不屬蓋後人不達事字之義而臆改其功與攻則古
字通用
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耳。盧文弨曰當句策作也聞戰頓
足徒裼。先慎曰裼趙本及策均作裼誤爾雅釋訓襢裼肉袒郭注脫衣而見體史記張儀傳秦人捐甲徒裼以趨
敵索隱裼袒也謂袒而見肉也犯白刃蹈鑪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
斷生者不同。先慎曰拾補者作也盧文弨云今從藏本張本策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
死也。先慎曰策無死字高注奮勇也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
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剋天下矣。先慎曰四對字策作勝今秦地
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
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

不剋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先慎曰策其作甚是也先言秦之功極大爲下霸王之名不成作反勢若作其則文氣平實其當爲甚之殘字然而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先慎曰異故猶它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盧文弨曰謀上其字可省策無先慎曰不省亦可盧說非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荊東破宋。先慎曰東策作中誤當依此訂下云中使韓魏五戰之事備矣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強。先慎曰策無士字戰剋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爲限先慎曰策作濟清河濁誤。史記蘇秦傳與此同長城巨防足以爲塞。王先謙曰水經濟水注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塹防門卽此也其水引濟故瀆尙存續漢郡國志濟北國盧縣下劉昭注引史記蘇代說燕王曰齊有長城巨防巨防卽防門先慎曰策作鉅坊案鉅巨字通坊誤當作防史記亦作防齊五戰之國也謂五破國也一戰不剋而無齊。爲樂毅破齊於濟西先慎曰見齊世家

無字張榜本趙本作不盧文弨云藏本張本作無策同

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

且聞之曰○先愼曰且下脫臣字策有

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言禍敗之迹削去本根則無禍敗言秦宜以齊爲戒○盧文弨曰策作削株掘根顧廣圻曰當從策

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盧文弨曰湖策作都一作渚顧廣圻曰吳師道云都當從韓作湖今按吳說非也燕策云四日而至五渚蘇秦列傳同集解引戰國策取洞庭五渚渚都同字湖是渚之譌王先謙曰史記秦紀昭王三十年取江南爲黔中郡正義引括地志云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縣西二十里又三十一年楚人反我江南六國表云秦所拔我江旁反秦楚世家所謂江旁十五邑也先愼曰蘇秦傳集解引戰國策云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渚然則五渚在洞庭案裴說誤讀策文耳高注郢楚都也洞庭五渚江南皆楚邑也索隱五渚五處洲也劉氏以爲五渚宛鄧之間臨漢水不得在洞庭湖乃渚之誤顧說是

荆王君臣亡走東服於陳○張文虎曰服當依策作伏史記楚世家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illegible][illegible]故云伏謂竄伏也又曰此秦昭襄王二十九年事秦策以此篇爲張儀說秦王文案儀以秦武王元年去秦入梁在前三十

三年矣又下文稱秦攻魏軍大梁白起擊魏華陽軍及長平之事更在其後足以明國策之誤矣當此時也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顧廣圻曰弱策作强高注言以强於燕齊也下文同先愼曰弱齊燕與淩三晉對文齊燕遠於秦非兵力所能驟及我滅敵勢强則齊燕自畏而親附故但言弱也下文兩言弱齊燕尤其明證策誤高順文爲說亦未合中以淩三晉。盧文弨曰張本淩作陵下同策同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爲和。王先謙曰史記秦紀昭王二十九年取郢爲南郡王與楚王會襄陵此所謂軍退復和也楚世家襄王二十三年[illegible]王襄王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江旁十五邑以爲郡距秦下文所謂與秦爲難也令荆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顧廣圻曰策無稷字以廟字句絕令字屬下兪樾曰策是也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皆三字爲句後人誤以令字上屬成四字句遂於上句加稷字配之耳置宗廟令義不可通此言荆人置宗廟非言其置令也古宗廟亦未聞有令足知其非矣下文云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

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稷字亦衍文令下亦當有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十字秦策闕此句後人據以刪韓子而令字誤屬上讀故得僅存耳夫率天下以與秦爲難故得失霸王之道若惟是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則是魏之得猶未足以見秦之失也然則此句不可闕因一字之幸存而全句轉可據補先慎曰令字下屬是也立社稷主四字一本誤白虎通社稷篇云土地廣博不可偏敬五穀眾多不可一一祭立社稷而祭之故謂之社稷主策無稷字自是脫文必欲以四句爲對文亦太泥矣

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先慎曰以失策無下同

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顧廣圻曰周當作意下文云天下皆比意甚固策兩意字皆作志王先謙曰高注華下華山之下也案據史記紀表世家參之秦昭王九年魏齊韓共敗秦軍函谷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共攻秦文蓋指此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首在隴蜀尾沒勃碣張守節所謂自南山華山渡河東北盡碣石者是函嶓諸山皆華嶽支麓故函谷亦得稱爲華下戰國之兵始終未踰秦關一步華山之下固非天下所能軍也比意猶言合謀

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先慎曰策無下字

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荊趙之意絕荊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荊狐疑。盧文弨曰策作荊孤是顧廣圻曰

狐當從策作孤衍疑字策無兪樾曰存韓篇云趙氏破膽荊人狐疑則孤疑字不誤盧顧說非先愼曰彼趙云破膽則楚云狐疑旣趙云危則楚不得僅云狐疑也孤危之與破膽狐疑語言輕重大相逕庭從策作孤爲是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爲和。王先謙曰據史記六國表魏世家秦昭王三十二年魏安釐王二年也秦軍大梁下韓來救予秦溫以和又穰侯傳穰侯圍大梁納梁大夫須賈之說而罷梁圍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卽其事也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先愼曰令下脫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句說詳上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侯營私邑謀秦故非諷云兩國。王先謙曰高注穰侯魏人治猶相也穰侯相秦欲興秦而安魏故曰欲成兩國之功案舊注非高注尤謬穰侯得罪憂死下文明斥其非不須諷也史傳云宣太后異父弟姓魏氏其先楚人則非魏人明矣又屢用兵於魏何云安魏乎蓋穰侯志在併國拓地故云欲成兩國之功耳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疲病於內。先愼曰策露

作霊疲作路黃丕烈札記云此當各依本書策文下句言路病路露同字此句不得更言暴露霊者零之假借暴謂日霊謂雨也其策文作路病不與作疲病同高注可證先愼案此及策並當作暴霊於外路病於內霊乃霝之借字說文霝雨零也詩定之方中傳零落也零當作霝亦假霝爲之鄭風零露漙兮正義本作霊箋云霊落也是霊霝落即霝落矣暴霊二字之義當如黃說路病高注云路羸也呂覽不屈篇士民罷路與路病義同淺人多見暴露疲病少見暴霊路病故改霊爲露改路爲疲而古義俱湮矣

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

趙居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兼四國之人故曰雜。先愼曰乾道本注中上衍東字依趙本刪

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

先愼曰高注趙王都邯鄲無險固故曰不便

下不能盡其民力。

俞樾曰下當從秦策作上惟以上言故已其民若以下言則但曰不能盡其力足矣上文曰號令不治賞罰不信此正上之所以不能盡民力民力之不盡其故在上不在下當言上不能不當言下不能也

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萌。

顧廣圻曰萌策作氓本書例用萌字先愼曰說文民衆萌也後人於經傳中萌字皆改作氓如周禮遂人以興耡利萌說文引作萌而今本

皆作氓又說文眾萌字毛本作氓之類是也幸本書尚存其眞恐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先愼曰高注趙括封於武安武安君將趙四十萬拒秦秦將白起抗括四十萬眾於長平下故曰拔武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先愼曰則下當有是字此與下文然則是趙舉文法一律策有是字拔邯鄲筦山東河閒。顧廣圻曰乾道本河閒作可闔藏本亦作可皆譌盧文弨曰策作完河閒無山東二字先愼曰完卽筦字殘闕當依此訂正樂記鄭注筦猶包也謂秦軍包舉其地可闢乃河閒之譌改從張榜本趙本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華。顧廣圻曰當從策作踰羊腸高注羊腸塞名也絳上黨。顧廣圻曰當從策作絳代上黨代四十六縣。盧文弨曰四策作三疑是上黨七十縣。顧廣圻曰七十策作十七王渭云卽趙策今有城市之邑七十今按史記趙世家彼亦作十七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代上黨不戰而畢爲秦矣。先愼曰乾道本代上有以字盧文弨云淩本無以字策同張文虎云以字疑卽上句也字譌衍先愼案張榜本亦無今據刪東陽河外不戰而畢

反爲齊矣中山呼沲以北不戰而畢爲燕矣。先愼曰秦兵力所不及則齊燕將分取之也皆趙地故下云趙舉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先愼曰策作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荆東以弱齊燕。先愼曰乾道本燕上有强字盧文弨云衍强字凌本無先愼案策無强字今據刪上兩言弱齊燕即其證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盧文弨曰沃策作流王先謙曰水經河水注黎陽縣東岸有故城險帶長河謂之鹿鳴城濟取名鹿鳴津亦曰白馬濟津之東南有白馬城河水舊於白馬縣南泆通濮濟黃溝故蘇代說燕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魏世家無忌說魏王曰決熒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後王賁攻魏卒引河溝灌大梁而取之先愼曰沃流二字義同說文沃作渓溉灌也高注流灌也是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先愼曰高注從者山東六國敗從不成也大王垂拱以須之。俞樾曰策作大王拱手以須吳師道補云韓作須之然則韓非異於國策者但句末多之字其拱手字必與策同若作垂拱以須之則吳師道何以不及乎此必後人所改當依國策訂正天下編隨而服矣。先愼曰拾補編作徧服作伏盧文弨云徧字高誘注國策本同吳師道

補注作編云以繩次物曰編張本淩本此亦作編字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編作徧誤先慎案吳說是霸王之名可成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復與趙氏爲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棄霸王之業地曾不可得。盧文弨曰曾策作尊先慎曰尊字誤當依此訂正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弩戰竦而卻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先慎曰乾道本無卻字顧廣圻云今本兵作負誤而下有卻字策有高注卻退也吳師道引此無弩策作怒吳引作拏不合先慎案而下當有卻字依今本增棄甲兵弩四字不成文兵當作與說文與古文作𢍅兵作𢍅二字篆形相近而誤軍乃引而退并於李下。先慎曰乾道本退作復李作孚盧文弨云復乃復之譌李吳注引韓作孚先慎案孚乃李之誤策作李高注李下邑名在河內張榜本趙本復作退孚作李是今據改大王又并軍而至。盧文弨曰至策作致先慎曰張榜本作致誤與戰不能剋之也。顧廣圻曰七字爲一句又不能反運罷而去。盧文弨云運

或改作軍顧廣圻曰又不能反運句絕反當作及運讀爲鐸罷而去爲一句罷讀爲疲策作又交罷卻按無不能運而四字不同也俞樾曰運乃軍之誤上云大王又幷軍而至此云軍罷而去文義正相應蓋不能勝則宜退旣不能剋又不能反故其軍至於罷病而後去也先愼曰顧說較長不能及運言饋運不繼也文義甚順當從之張榜本運作交依策改非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先愼曰固下當有以字與上文一律此脫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先愼曰張榜本觀作親誤臣以爲天下之從幾不難矣言諸侯知秦兵頓民疲則從益堅固曰不難矣。先愼曰乾道本難作能盧文弨云案注是難字策作豈其難注曰上當有故字王渭云能當作難先愼按張榜本作難今據改幾猶殆也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俞樾曰皆字衍文蓋卽比字之誤而複者秦策無皆字願大王有以慮之也。先愼曰高注慮謀也且臣聞之曰戰戰栗栗日愼一日苟愼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爲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溪。先愼曰趙本溪作谿盧文弨云谿策作谷先愼按御覽六十

四八百九十六事類賦二十一引飲下並有馬字無谿字下同**右飲於洹谿。**盧文弨曰策作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先慎曰御覽事類賦並引作洹水竭淇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先慎曰策千下有領字張榜本趙本日作夜非高注一日甲子之日也太公望為號到牧野便尅紂故曰一日**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先慎曰高注傷愍也策傷上有不字誤**知伯率三國之眾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盧文弨曰秦策趙策俱作三年先慎曰此誤下十過篇正作三年**城且拔矣襄主鑽龜筮占兆以視利害。**盧文弨曰策作錯龜數筴此筮上疑脫一字顧廣圻曰筮當從策作數筴二字案飾邪篇鑿龜數筴兆曰大吉凡三見可證此為脫誤先慎曰吳師道補云錯韓作鑽是韓之異於國策止一鑽字其數筴必與策同當依以訂正**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行而出。**先慎曰乾道本潛下有於字張文虎云秦策呂氏春秋淮南子皆無於字案於疑游字之譌蓋韓子作游他本作行讀者旁注異文轉寫並存又以形近譌為於耳游者泗水也此時城為水灌不沒者三版故泗水而出孫詒讓云十過篇云趙孟

談曰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潛下亦無於字先慎案趙本正無於字今據刪反知伯之約。先慎曰乾道本無反字顧廣圻云今本知上有反字策同先慎案有反字是今據補高注知伯與韓魏攻襄子張孟談辭於韓魏韓魏與趙同故曰反知伯之約也得兩國之眾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主之初。盧文弨曰策作以成襄子之功先慎曰張榜本初作功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以字天下二字不重可作何無而字盧文弨云一本此上有以字藏本兼下有而字何作可策同顧廣圻云今本重天下策有今據補改臣昧死願望見大王。先慎曰策無願字姚校劉作願望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荊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說。盧文弨曰誠策作試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張文虎曰依上文親當作弱先慎曰此卽承上舉趙亡韓臣荊魏親齊燕而言不當作弱張說誤霸王之名不成四鄰

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爲王謀不忠者也。先慎曰拾補重爲字盧文弨云舊少一爲字今據吳注引增上爲如字下去聲者下張本有我字策作以主不忠於國者顧廣圻云當從策作以主爲謀不忠者主謂爲主首也爲謀造謀也此文例言大王不言王王字必誤吳師道引此無也字是重爲字非先慎曰姚本國策與盧引同鮑本與顧同故所引各異又策國上有於字今案王當作主顧說是也爲上以字當衍以徇國爲主謀不忠者也作一句讀文氣自順

存韓第二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爲扞蔽入則爲蓆薦出貢以供若蓆薦居人下。先慎曰乾道本注人下二字作久字今從趙本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先慎曰韓字當在而下取地略地也下文韓與秦兄弟共苦天下怨懸於天下功歸於强秦。王渭曰秦當作趙先慎曰秦字不誤謂韓則受其怨秦則得其功也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臣竊聞貴臣之計。先慎曰乾道本今下有日字盧文弨云日字衍張本無今據刪舉兵將伐韓夫趙

氏聚士卒養從徒。先慎曰乾道本無徒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從下有徒字今據補欲贅天下之兵贅綴連也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先慎曰諸侯宗廟必爲秦滅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韓爲內臣秦猶滅之則天下從趙攻秦計爲得矣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修守備戒強敵有蓄積築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先慎曰說文摧折也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爲原若山原然。顧廣圻曰原當作厚舊注誤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先慎曰與秦爭強也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懃於野戰。盧文弨曰懃張本作勤負任之旅罷於內攻勞餉者則合羣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王渭曰當衍而共

二字非所以亡趙之心也。顧廣圻曰趙當作韓亡韓貴人之計也均如貴人之計均同也謂同其計而用之。盧文弨曰張本人作臣。則秦必為天下兵質矣既進退不能則同於為質者。顧廣圻曰質如字射的也舊注誤陛下雖以金石相弊弊盡也盡以召士。盧文弨曰馮氏云言其時之久也注解謬石何可以召士王渭曰文選二十九卷注引以作與以郎與也顧廣圻曰七發注亦引作與王先謙曰與金石相弊謂與金石齊壽也雖永壽而無兼天下之日極言其非計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愚計。先愼曰乾道本愚上有遇字顧廣圻云藏本無遇字是也今本遇作進誤先愼案遇郎愚之誤而衍者今從藏本使人使荊重幣用事之臣。先愼曰重幣猶言厚賂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為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齊趙則韓可以移書定也。先愼曰韓乾道本作轉盧文弨云藏本亦作轉是上已云從韓而伐趙則不待再收韓明矣顧廣圻云今本轉作韓誤此言定荊魏兪樾云轉字無義趙本作韓是也此篇名存韓本因秦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故為是說勸之釋韓而伐趙趙齊事畢而韓可移書定正見韓之不必伐也乃乾道本道藏本皆作轉則字之誤

久矣趙本改轉爲韓是也盧顧以上文已云從韓伐趙此不必更言定韓今案韓未聞其將伐趙秦何得從韓以伐趙且秦之伐趙亦何必從韓疑韓字是衍文蓋既使人使荆又與魏質則荆魏不與我爲難矣於是從而伐趙從而者繼事之詞明其事次第當如此非從他國之謂也後人不達其義妄補韓字以實之盧顧不知上韓字之衍而疑下韓字之非誤矣先愼案俞說是張榜本轉亦作韓今據改**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先愼曰二國指齊趙**則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搆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強弱。**顧廣圻曰韓當作轉俞樾曰韓秦強弱各本皆同顧氏謂當作轉誤先愼曰顧說是如貴臣之計秦爲天下兵質則秦必弱如非之計齊趙可亡荆魏必服則秦弱矣秦計一定強弱隨之若韓之強弱豈非所敢言乎**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爲計而使諸侯有意伐之心。**盧文弨曰伐張本凌本作我趙敬夫云意秦之伐之也不必作我**至殆也見二疏。**先愼曰乾道本疏作疎盧文弨云

從藏本作疏今依改非所以强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閒焉不可悔也。先愼曰乾道本攻上無夫字閒作閒盧文弨云夫字脫張凌本有夫字閒一作聞顧廣圻云聞當作閒閒反閒也先愼案盧校是今據改存韓文止此下乃附見其事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先愼曰乾道本言韓下有子字兪樾云子字衍文韓非因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故上此書言韓之未可舉誤衍子字義不可通趙本無子字亦當從之先愼案張榜本亦無子字今據刪甚以爲不然。先愼曰拾補甚上有臣斯二字盧文弨云舊本不重一本有先愼案臣斯二字誤複以下皆李斯言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盧文弨曰腹心舊本倒今從藏本張本與下同虛處則㤥然㤥痗心腹虛也而病爲痗喻秦虛心待韓韓終爲痗㤥音艾。盧文弨曰注㤥音艾凌本音改案說文苦也胡桀切玉篇恨苦也若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謂疾得冷卒然而走必發矣喻秦雖加恩於韓有急韓之不臣之心必見矣。顧廣圻曰虛處逗平居也與極對文則㤥然若居溼地著而不去十一字爲一句㤥說文苦也廣韻云患苦胡槩切舊注皆誤以極逗走字衍兪樾曰顧氏視舊讀爲長然平居不得謂

之處處且走與處對文則走字非衍也按此當以處處則恔然若居濕地爲句處乃衍字也蓋卽處字之誤而複者著而不去爲句以極走則發矣爲句極猶亟也古字通用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甚極楊注並云極讀爲亟是其證此言腹心之病附著不去平居猶可亟走則發矣亟走喻急也舊注卒然而走是正讀極爲亟也下文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若有卒報之事與亟走之喻相應顧訓極爲困而刪走字未得其旨先愼曰俞說是乾道本注冷作令今依趙本　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爲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俞樾曰報讀爲赴疾之赴禮記少儀篇毋報往喪服小記篇報葬者報虞鄭注並云報讀爲赴疾之赴是也　秦與趙爲難荊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荊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王渭曰趙當作秦　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强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爲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荊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崤塞之患○先愼曰謂諸國兵將復至函谷　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爲重於韓也○先愼曰非之來秦爲存韓也則說雖爲秦心必爲

韓故云爲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闚陛下闚陛下之意因隙而入說以求韓利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見重於二國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王先謙曰浸淫而聽納之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爲計矣疑伐己也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盧文弨曰淩本大王二字重張本不重是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爲市則韓可深割也。王先謙曰韓遺韓非入秦在王安六年其時滎陽上黨悉已入秦存者獨潁川一郡地耳非存韓之說不得已而爲宗社計李斯所云深割者卽盡入其地之謂也因令象武。王渭曰象當作蒙蒙武見始皇本紀蒙恬列傳發東郡之卒闚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先愼曰蘇卽荊蘇秦使之齊絕齊交也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

趙氏破膽荊人狐疑必有忠計。先慎曰荊疑四國必不欺秦荊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斯使韓也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勠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時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先慎曰韓世家釐王二十三年趙魏共伐韓韓使陳筮告急於秦秦昭王遣白起救韓八日而至大破趙魏之師據六國表事在昭王三十一年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王先謙曰韓自懿侯後事見世家者如昭侯十一年如秦宣惠王十九年以太子倉質秦襄王十年太子嬰朝秦釐王時兩會秦王非不世世事秦而無世不被秦兵常出兵佐秦伐諸侯其得秦救惟釐王二十三年一役而已所謂戮力一意以不相侵特策士之游談初無關於事實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為鴈行以嚮秦軍於關下矣。王先謙曰秦昭王九年齊魏韓共

擊秦於函谷十一年齊韓趙魏宋中山五國共攻秦韓襄王十四十六年事也先愼曰乾道本關作闕盧文弨云藏本作關下云先爲鴈行以攻關先愼案闕乃關字形近而譌即函谷關今據藏本改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王先謙曰秦割地以和見表及秦紀此節言之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先攻荊。王先謙曰據表記世家秦昭王二十七年楚頃襄王十九年韓釐王十六年也自是連三年秦擊楚破之遂拔郢先愼曰乾道本先作失非也顧廣圻云今本失作先今據改荊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爲不義而與秦兄弟其苦天下。先愼曰謂與秦爲兄弟也已又背秦先爲鴈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先愼曰展轉猶反覆也天下其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王先謙曰據秦紀及表昭王四十五年攻韓取十城未知即此事否四十七年秦即攻上黨亦未嘗解兵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臣之浮說。先愼曰乾道本臣作人盧文弨云張本人作臣先愼案下文亦作臣作臣者是今據改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强今趙欲

聚兵士卒以秦爲事。先愼曰兵字疑衍上文夫趙氏聚士卒無兵字卽其證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先愼曰乾道本不重欲伐秦三字盧文弨云舊不重今依張凌本補顧廣圻云藏本重欲伐秦三字非也先愼案重三字文義較足未必乾道本獨是而衆本皆非也顧說太泥今據補且臣聞之脣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王先謙曰此言魏遣使於秦約其攻韓秦欲送其使於韓所以誑恐之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曩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見。先愼曰乾道本無得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不下有得字今據補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絕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邪臣斯願得一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葅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强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搆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

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於耳。先慎曰邊鄙殘句國固守句於上脫盈字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强秦夫棄城而敗軍。顧廣圻曰敗軍當作軍敗軍敗句絕敗下屬王先謙曰言割城而又敗其軍於義自順無庸倒文則反掖之寇反掖者謂麾下反以禽君掖也。盧文弨曰反於掖下言內變將作也注迂晦王先謙曰謂韓本國之寇與下秦興兵對文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聚散則無軍矣。先慎曰乾道本不重聚散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聚散先慎案城盡則聚者散聚者散則國無軍重聚散二字語乃明顯今據補城固守。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城上有使字先慎曰城固守與上城盡對文無使字是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王先謙曰或云一字當在道字下非也古城邑大者皆謂之都不必王所居方爲都孟子云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是也韓世家公仲請王賂秦以一名都楚陳軫言秦得韓之名都一正與此文一都相類道不通則難必謀。王先謙曰說文慮難曰謀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顧廣圻曰用當作周周密也願陛下孰

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下有計也。先愼曰乾道本無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見字今據補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趙用賢曰此當時記載之文故幷敘李斯語

難言第三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纚纚然則見以爲華而不實言順於愼比於班洋洋美纚纚有編次也。盧文弨曰順比不拂逆也注言順於愼比於班轉難解淩本澤作瀉誤先愼曰意林引見下有者字爲作謂下同敦厚恭祗。先愼曰乾道本作敦祗恭厚意林引作敦厚恭祗是也今據改鯁固愼完則見以爲拙而不倫。先愼曰乾道本拙作掘顧廣圻云藏本

今本搵作拙先愼案意林亦作拙今據改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爲虛而無用捴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爲劌而不辯。先愼曰意林劌作訥激急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爲僭而不讓。先愼曰乾道本僭作譖拾補急下旁注意字盧文弨云張本意作急探一作深凌本譖作僭顧廣圻云今本急作意譌先愼案譖凌本作僭是今據改意林急亦誤作意釋名急及也操切之使相逮及也說文探遠取之也疏遠之臣慮事廣肆並及人主之親近以刺取其向背卽說難所謂非聞已卽賣重也故見者以爲僭而不讓閎大廣博妙遠不測。先愼曰意林妙遠作深而則見以爲夸而無用家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爲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家作纖誤盧文弨曰張本作家先愼曰此卽說難篇所謂米鹽博辯也作家字是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爲貪生而諛上。顧廣圻曰逆當作遻詩巧言如流箋云故不悖逆釋文云遻五故反本亦作逆按說難篇云大意無所拂悟拂悖同字遻悟同字作逆者形近之譌也又鄭檀弓注噫弗寤之聲弗寤卽拂悟正義讀弗如字者非今本因之改弗作不尤誤列女傳不拂不寤亦用寤字言而遠俗詭躁人閒則見以爲誕。先

愼曰釋名躁燥也物燥乃動而飛揚也則躁有華而不實之意易繫辭躁人之辭多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先愼曰儀禮聘記云辭多則史鄭注史謂策祝亦言史官辭多文也殊釋文學。王先謙曰殊釋猶言絕棄以質性言則見以爲鄙。先愼曰乾道本性作信盧文弨云信張凌本皆作性顧廣圻云藏本信作性是也今據改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爲誦誦說舊事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爲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

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而紂四之。先愼曰乾道本無而紂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紂下有而紂二字今據補翼侯炙。顧廣圻曰戰國策史記皆作鄂侯先愼曰左隱五年邢人伐翼翼侯奔隨六年納諸鄂謂之鄂侯翼鄂地近故相通稱史記楚世家熊渠中子紅爲鄂王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號翼侯可借證翼鄂通稱鬼侯腊。先愼曰史記作九侯徐廣注九侯一作鬼侯鄴縣有九侯城九鬼聲近通用比干剖心梅伯醢。先愼曰見晏子楚辭云數諫至醢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盧文弨曰卽百里奚亡秦走宛事顧廣圻曰伯讀爲百傳說轉鬻轉次而傭故曰鬻孫子臏腳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盧文弨曰收疑是抆字見呂氏春秋長見篇顧廣圻曰仲冬紀云抿泣恃君覽云雪泣先愼曰收當作抆形近而誤痛西河之爲秦卒枝解於楚。先愼曰說詳姦劫弒臣篇公叔痤言國器反爲悖公孫鞅奔秦關龍逢斬萇宏分胣磔裂也教氏反。先愼曰趙本無注六字莊子胠篋篇釋文引司馬云萇弘周靈王賢臣也案周景王敬王之大夫魯哀公三年六月周人殺萇弘一云刳腸曰胣六徵篇以爲叔向之讒尹子穽於棘投之於穽棘中。顧廣圻曰未詳先愼曰

趙本無注盧文弨云張本有注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辜射非罪爲辜射而殺之。顧廣圻曰未詳俞樾曰舊注曲說辜射卽辜磔磔從石聲與射聲相近故得通用辜磔本疊韻字荀子正論篇斬斷枯磔以枯爲辜此云辜射又以射爲磔古書每無定字學者當以聲求之周禮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注曰謂磔之田明辜射卽此刑也字又作矺史記李斯傳十公主矺死於杜索隱曰矺與磔同古今字異耳宓子賤西門豹不鬭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先愼曰安于十過七術篇作闕于觀行篇作安與此同案安闕古通左定十三年傳作安淮南道應訓作闕是也惟趙策安闕兩有爲誤宰子不免於田常范睢折脅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難言也。先愼曰乾道本難言作不少顧廣圻云今本不少作難言誤案此句下有脫文先愼案君子難言文甚明白易曉今從之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第四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 威權上逼故危其身 人臣太貴必易主位。盧文弨曰一作人臣太擅必易主命與韻不叶非也 主妾無等必危嫡子 主謂室主 兄弟不服必危社稷 君之兄弟不相從服 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從其民而傾其國。王渭曰民當作威 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太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孫詒讓曰日本蒲阪圓本作後主而隆家云物茂卿本後作管隆下有國字凌本同非八經篇家隆劫殺之難詒讓案管主後主並無義管當作營形近而譌營主謂營惑其主也淮南子原道訓高注營惑也隆國家當依蒲阪圓本刪國字隆家言搆諸大家使爭鬥詳後八經篇 此君人者所外也 君當疏外斥遠之 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勢之隆也。先愼曰乾道本無位之至尊

也下三句顧廣圻云今本也下衍十四字先愼案下四美郎指此身位威勢而言少三句則下四美無著今據補此四美者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先愼曰議當作義義者事之宜也人君合其宜則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既不能用富臣則竊之。先愼曰富之言備也四美不備則國非其有矣此君人者之所識也昔者紂之亡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殷諸侯文王周諸侯秦襄王。先愼曰從當作以以與古文从相似因誤爲从校者不審又改爲從下文皆以羣臣之太富也與此文正一律明此從爲以之誤晉之分也趙魏韓也齊之奪也陳恆弑簡公也皆以羣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先愼曰子罕劫宋子之奪燕皆以類也。孫詒讓曰以類當作此類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臣雖有貴賤同以法也質之以備謂薄其賞賜也臣貧則易制。王先謙曰廣雅釋詁質正也備者未至而設之所以逆杜其邪心也舊注誤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淫淫散也社稷將危國

家偏威君威散臣威成故曰偏威。先慎曰乾道本注無成字今從趙本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市衆所恐其乘衆而生心也。俞樾曰威字衍文藉當讀爲籍詩韓奕篇實畝實籍唐石經作實畝實藉是其例矣漢武帝紀籍吏民馬師古注籍者總入籍錄而取之即此籍字之義管子輕重甲篇桓公欲藉於室屋欲藉於萬民欲藉於六蓄欲藉於樹木與此正同言大臣之祿雖大而城市之地不得藉而取之也下云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臣士卒與藉城市相對成文今涉上文是謂威淫及國家偏威而誤衍威字舊注不解威字是舊本猶未衍也黨與雖衆不得臣士卒故人臣處國無私朝謂臣自私朝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不欲令其樹福也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從四鄰之國爲私交。孫詒讓曰注說非也此四從四與騶通謂騶乘也跬敦斟人蕤韓注從謂從車皆論貴臣隨從車乘之事下云不載奇兵即蒙上四從而言史記商君傳趙良曰五羖大夫之相秦也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又曰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驂騄騄駟騑騶騶商君正以從車載兵甲故爲趙良所責可證此文之義。先慎曰四從孫說是舊注當在居軍無私交下傳寫誤置於此耳不載奇兵。王先謙曰淮南墜形訓高注

奇隻也奇兵佩刀劍之屬與上四從對文不載謂不載以從戰國策秦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卽此義也惟傳遽以備非常乃得載兵甲故下又申言之秦御臣民至嚴峻此法制已然者非之言此特以中其意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

主道第五

道者萬物之始物從道生故曰始是非之紀也是非因道彰故曰紀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得其始其源可知也。先愼曰乾道本注可作亦今據張榜本趙本改治紀以知善敗之端得其紀其端可知也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俞樾曰下知字當作爲靜則爲動者正猶下文云不智而爲智者正也涉上句而誤作知於義不可通先愼曰俞說是下者字張榜本作之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爲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臣因欲雕琢以稱之。盧文弨曰自將二字疑倒當與下文一例

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君見其意臣因其意以稱之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好惡不形臣無所效則戒而自備。王念孫曰去舊去智本作去智去舊惡素爲韻舊古讀若忌大雅蕩篇殷不用舊與時爲韻召閔篇不尚有舊與里爲韻管子牧民篇不恭祖舊與備爲韻皆其證也後人讀舊爲臼救反則與備字不協故改爲去舊去智不知古音智屬支部備屬之部兩部絕不相通自唐以後始溷爲一類此非精於三代兩漢之音者不能辨也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先慎曰當作有賢而不以行與有智而不以慮有勇而不以怒文法一律下文去智去賢去勇不作去行是其證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君智則臣智自明也去賢而有功去君賢則臣事自功去勇而有彊去君勇則臣武自彊羣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漻乎莫得其所。顧廣圻曰漻讀爲寥正字作廫說文云空虛也明君無爲於上羣臣竦懼乎下。盧文弨曰乎藏本作於明君之道使智

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用臣智故智不窮賢者敕其材。盧文弨曰敕一作效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先慎曰乾道本君下有子字盧文弨云子字衍顧廣圻云藏本無子字是也先慎案張榜本亦無今據刪是故不賢而爲賢者師君雖不賢爲賢臣之師不智而爲智者正爲臣之正。先慎曰乾道本爲下有上字盧文弨云爲下行上字張淩本俱無顧廣圻云藏本無上字是也先慎案張榜本亦無今據刪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君取臣勞以爲己功、王先謙曰依文義文勢讀之無功字爲是正成經又相均也據舊注則所見本已行功字此之謂賢主之經也經常法也

道在不可見君道必使臣不可見也。盧文弨曰張本不提行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闇見疵、先慎曰人不知虛靜之道反以其闇而疵之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官有一人。顧廣圻曰揚搉篇有作

匿

勿令通言則萬物皆盡各令守職勿使相通情既相猜則自盡矣。先慎曰乾道本注盡作靜據趙本改函掩其跡匿其端。盧文弨曰掩字疑是注凌本無顧廣析曰則萬物皆盡函句絕舊注讀函屬下誤孫詒讓曰函當為亟亟俗作函形近而誤爾雅釋詁云亟疾也此當以亟掩其跡為句顧讀非盧校尤誤下不能原。先慎曰原當作緣緣因也掩跡匿端則下無所因以侵其主。不能緣與下不能意同義原緣聲近而誤二柄篇云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作緣字是其證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絕其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執柄固則人意望絕也。先慎曰各本望上有能字拾補刪盧文弨云注則人意望絕張本作絕其能望亦衍能字顧廣析云藏本同今本無望字誤此當衍能字先慎案無望字音因上有絕其能而妄刪之不知此能字正涉上文而誤衍注則人意望絕不釋能字明舊本亦無能字依盧校刪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權柄不固則纂國之因而存矣虎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弒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顧廣析曰句絕與下文式賊為韻為姦臣。王念孫

曰臣當爲匿字之誤匿讀爲慝謂居君側而爲姦慝也逸周書大戒篇克禁淫謀眾匿乃雍眾匿即眾慝管子七法篇百匿傷上威百匿即百慝明法篇比周以相爲匿明法解匿作慝漢書五行志朔而月克東方謂之仄慝書大傳作側匿是匿與慝古字通主所與虎爲韻側匿式賊爲韻若作臣則失其韻矣顧廣圻曰臣當作以以正字作吕形相近先愼曰王說是閭其主之式閭、王念孫曰閭蓋閒之譌閒伺也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顧廣圻曰餘當作與下文輔虎其韻也閉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顧廣圻曰刑讀爲形揚搉篇同審驗法式擅爲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德。王先謙曰德當作得與上財利相應此緣聲同而誤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先愼曰乾道本名作明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明作名今據改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

退以爲寶。先慎曰靜退當作虛靜此承上虛靜以待令而言下不操事不計慮而知巧拙福咎即申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爲動之正之義今譌作靜退則文之前後不相照應矣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言下有而字今據補不約而善增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俞樾曰增字義不可通兩增字疑皆會字之誤不言而善應語本老子不約而善會亦即老子所謂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善會猶善結也會誤作曾又誤爲增耳先慎曰約當作事言已應事已增正承上言之增讀如譖與上應爲韻俞改增爲會迂曲不可從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羣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責其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事以作以事按當作以其事先慎曰二柄篇作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得陳言而不當。先慎曰乾道本無得字盧文弨云得字脫藏本有先慎案二柄篇亦有得字今據補顧廣圻云此句下有脫文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曖乎如時雨。顧廣圻曰曖讀爲愛

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罰則姦臣易爲非。盧文弨曰臣張本作人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顧廣圻曰此句下有脫文先慎曰此下當有疏賤必賞四字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韓非子集解卷第一終